

十三行潘氏行商與中西藝術交流

潘劍芬*

摘要 潘振承是清代廣州十三行著名行商。他的後繼者潘有度、潘正煒均是廣州十三行“開風氣之先”的行商。他們在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站在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促進了中西方藝術文化交流。本文主要對潘氏行商在中西繪畫、建築和戲劇藝術的交流中所起作用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 潘振承；潘正煒；繪畫；建築；戲劇；藝術交流

清政府實行“一口通商”政策期間，廣州十三行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合法平臺，十三行商則成為了西方商人及傳教士等進入中國內地的合法“代理人”。據清宮檔案記載：“嗣後西洋人來廣，遇有願進土物及習天文、醫科、丹青、鐘錶等技，情願赴京効力者，在澳門令告知夷目呈海防同知，在省令告知行商呈明南海縣，隨時詳報總督，具奏請旨，護送進京。”¹可見十三行行商在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還充當了中西方交流的橋樑。十三行行商潘振承家族，經營同文行貿易近百年，三代行商²在對外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時在中西方文化藝術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引進西方藝術人材的領路人

潘振承（圖1）作為十三行的首領，先後為清廷推薦了多名外國人材，包括熟悉修理鐘錶的洋人李俊賢（Mercourt），天文學家羅機洲以及精



圖1·《潘振承像》，由潘振承後人潘剛儿先生提供

*潘劍芬，歷史學博士，廣州市海珠區文物博物管理中心副研究員。

通醫學的麥寧德等，此外還有兩位意大利畫家潘廷章（Joseph Panzi）和德天賜（Adeodato）³。

乾隆三十七年（1772），潘振承向官府舉薦意大利畫家潘廷章。據時任兩廣總督李侍堯向乾隆皇帝奏報稱：“據洋行商人潘同文⁴等稟稱：有西洋人李俊賢年三十五歲，熟理鐘錶；潘廷章年三十三歲，熟習繪畫。於乾隆三十六年附搭佛蘭西亞國布呂連商船到廣，情願赴京効力。懇請代奏。”乾隆皇帝批示：“准其來京。”⁵潘廷章於當年十二月十八日抵達北京。潘廷章、李俊賢給乾隆皇帝獻上了奇巧的貢品，其中有潘廷章自畫人物像一張、銅版畫六張，新法遠鏡一架、銀鑲絲畫龕一面，法琅珠荷包一個，金絲洋錦織荷包一個……。乾隆皇帝對貢品非常滿意，高興地賞給他們大量的絲緞，並把潘廷章安排到紫禁城啟祥宮供職。⁶潘廷章為耶穌會修士，“善畫喜容人物山水等”⁷，在歐洲時就頗有聲望。在清廷供職期間，他繪製了大量的肖像畫⁸，還曾為乾隆皇帝繪製油畫肖像。

乾隆四十六年（1781），由於“艾啟蒙、傅作霖⁹等俱相繼物故，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漸少”，乾隆皇帝下諭兩廣總督巴延三，“留心體察，如有該處人（指西洋人，筆者註）來粵，即行訪問，奏聞送京”。次年，潘振承等及時向官府舉薦了另一位意大利籍畫家德天賜。“洋行商人潘文岩（即潘振承）等、通事林禧等稟稱，有等意大利啞叭國夷人德天賜、顏詩莫二名，附搭雙鷹國夷船到文，情願進京効力……（德天賜）今年二十七歲，諳曉繪畫”。經潘振承等人的協調安排，德天賜、顏詩莫由廣東潮州府潮陽縣人何斯定、廣州府南海人靳良傑等四人陪同護送，於“七月初九在省起程進京”¹⁰。德天賜進京後被安排在如意館¹¹供職，為乾隆皇帝繪畫、製作西洋奇器。因深得乾隆皇帝賞識，曾被賜予六品頂帶。¹²

早在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等傳教士到中國傳教，最早把西方油畫帶入中國。但當時帶來的“彩繪聖像畫”，主要是服務於傳教工作的宗教油畫。直至清代，擅長繪畫的西方傳教士供職於清廷，西方油畫技法才真正傳入中國。西方油畫中諸如色彩明暗、線條、空間透視等技巧由此進入了本

土畫家的視野。潘廷章、德天賜等宮廷畫家，延續了前輩郎世寧¹³中西合璧的新畫風，迎合乾隆皇帝的喜好，在歐洲油畫的基礎上，糅合了傳統宮廷畫的設色富麗、典雅華貴、含蓄悠遠的風格，把中國畫傳統技法與西方古典寫實主義相結合，推進了中西繪畫的融合與發展。

潘振承推薦西洋畫家，在當時來說是官府交給行商的任務，但其結果是積極的，在中西美術交流史上的作用不可小覷。

二、促成西方銅版畫技藝首次傳入中國

潘振承曾代表中國與法國進行磋商，促成了西方銅版畫技藝首次傳入中國。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為紀念平定西域准噶爾部之亂和大小和卓的叛亂，命西洋宮廷畫師繪製《平定准噶爾回部得勝圖》（亦稱《平定西域戰圖》）。這組畫共16幅，繪畫的大師分別是來自意大利的郎世寧（F. Josephus Castiglione, 1688-1766），法國的王致誠（J. Denis Attiret, 1702-1768），波希米亞（今捷克）的艾啟蒙（Ignatius Sichelbarth, 1708-1780）和羅馬的安德義。乾隆皇帝對這些戰圖很滿意，決定送往法國巴黎製成精美銅版，再運回國內印刷名貴銅版畫。兩廣總督李侍堯接到任務後，隨即把此項任務轉交給廣州十三行承辦。潘振承當時任十三行首領。接此重任後，他牽頭與法國東印度公司進行交涉、洽商，最終聯合另外9家商行與法方簽訂合約。這份契約的法方文本，現由法國巴黎的國家圖書館收藏。其具體內容如下：

廣東洋行潘同文等公約弗蘭西大班吁知哩、武咖啣等。緣奉督關憲二位大人鈞諭：奉旨傳辦平定准噶爾回部等處得勝圖四張，刊刻銅版等由。計發郎世寧畫愛玉史紮營稿一張、王致誠畫阿爾楚爾稿一張、艾啟蒙畫伊犁人民投降稿一張、安德義畫庫爾滿稿一張，併發依大理亞國番字二紙、西洋各國通行番字二紙到行，轉飭辦理。今將原圖畫四張、番字四紙，一併交與大班吁知哩、武咖啣，由白耶船帶回貴國，煩交公班嚕。轉託貴國閣老照

文藝研究

依圖樣及番字內寫明刻法，敬謹照式刊刻銅版四塊，刻成之後，每塊用堅實好紙印刷二百張，共計八百張，連銅版分配二船帶來，計每船帶銅版二塊，印紙每樣一百張，共四百張，並將原發圖樣四張，番字四紙，准約三十三年內一併帶到廣東，以便呈繳。今先付花邊銀五千兩作定，如工價不敷，俟銅版帶到之日，照數找足，倘風水不虞，其工價水腳，俱係我行坐賬。立此約字一樣二紙：一交大班吁知哩帶回本國照辦，一交坐省大班武咖啣收執存據，兩無貽誤。此係傳辦要件，務須雕刻工夫精緻，如式辦就，依期帶到，越速越好。此約。大班吁知哩、武咖啣二位收照。乾隆三十年 月 日，潘同文、顏泰和、陳廣順、邱義豐、蔡聚豐、陳源泉、蔡逢源、張裕源、陳遠來、葉廣源。¹⁴

乾隆三十一年(1766)首批畫稿(四張)送抵法國。法國有關部門高度重視，法蘭西皇家藝術院長馬立涅(Marigney，或譯馬利尼)侯爵親自過問此事，委託柯欣(Charlecs Nicoas Cochin，又譯柯興或郭新)負責，挑選了雕版名手勒巴斯(Le Bas)、聖·奧本(Saint Aubin)等七人分別製作。¹⁵可是，此後法方未依約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將第一批加工圖稿按時運回。在製作期間，乾隆帝多次下諭兩廣總督李侍堯查詢此事。李侍堯則對十三行商總潘振承不斷施壓，令其轉飭法國駐粵大班，督促法方加緊辦理。潘振承等後又設法將另外十二張圖稿運到法國加工。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月，廣東海關接到從歐洲海運來的第一批銅版畫。但乾隆皇帝對其拖遲遲滯非常不滿，停止了對法方工價銀的發放。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銅版畫才得以全部完成。據載：“高宗見之，甚為嘉許。”¹⁶可見乾隆對這批雕版畫相當滿意。乾隆皇帝的推崇，使西洋銅版畫的製作風靡一時。以《平定准噶爾回部得勝圖》為借鑒，清宮製作了一系列以清廷戰事為題材的銅版畫，使宮廷紀實繪畫手法延伸

至新的領域。

潘振承等行商為這批銅版畫的製作完成，在外交協調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時也為此付出了巨額費用。最初，粵海關監督與行商議定法國代製“得勝圖”的工價銀為4800兩，但最終據法方賬簿統計，承製、運輸等各方支出竟然高達“二十萬四千里物”(計合中國白銀30000兩)。事實上，潘振承等行商與法國東印度公司大班訂立合同時即已交“定錢花邊銀五千兩”，並表明“工價如有不足，俟銅版到後，全數付清。海上如遇災難，工價運費悉歸本行負擔”。除了上述5000兩，潘振承等行商代表公行還分別再次支付11000兩和4000兩。此後，法方又附加了不少條件，故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到四十年(1775)，潘振承等行商又陸續付給法國東印度公司10000兩。行商總計共付30000兩給法方，與法方賬簿所記工價銀相符。¹⁷可見潘振承等行商承擔了製作銅版畫的鉅額費用。西方銅版畫技藝首次傳入中國，為中西藝術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潘振承等行商於此功不可沒。

三、建築藝術的交流

行商與外商的接觸當中，不僅相互影響了世界觀，也會潛移默化地改變雙方的審美觀，潘氏家族的建築因而在建築技術及建築手法上引入了西式的元素。

1. 潘家祠

位於南華西街福安社區的潘家祠¹⁸，建於1776年，為潘振承發家致富後首建的開基祖祠。這座古老大屋，至今已歷經了兩百多年的滄海桑田。其總體佈局分為三路雙護厝(中間三路，左右兩側為“從厝”)帶後樓，格局與閩南地區的傳統大厝的佈局基本一致。其挑樑、熔、煙炙磚等亦極具閩南傳統建築特色。顯然，潘振承採用了家鄉福建的建築格局。然而，祠堂中間廳堂所用的青磚、右厝的蠟殼窗等均為嶺南建築風格。更讓人驚訝的是，它不僅兼具閩南和嶺南特色，還匯入了西方元素。其室內竟多處





圖2·潘家祠左路的《滿洲窗》，潘劍芬攝影

採用了滿洲窗（圖2）。這些滿洲窗由傳統の木框架鑲嵌著來自歐洲的彩色玻璃組成。它是中西文化結合的實用工藝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廣州傳統建築文化與西方建築文化相互融合的歷史。這是一座讓人驚歎的古老建築，把建築藝術的多元化和融合性表現得淋漓盡致。

據潘氏後人相傳，潘振承當年曾在此接待過外商。根據史料記載，潘氏行商確實經常在家園接待外商，與他們品茶賞園，縱談西洋近事。例如，1806年，潘有度曾親自陪同俄國“涅瓦號”船長李香斯基流覽潘氏家園，其間就到過潘家祠堂——能敬堂觀看潘氏列祖列宗的五座神主牌。¹⁹

2. 潘氏大院

潘氏大院(全國第三次不可移動文物普查定名為“潘氏家廟”)位於廣州市海珠區同福西路龍慶北2號。它由潘家第三代行商潘正煒(1791-1850)及其子孫所建。潘氏大院原佔地面積2600平方米，為三路五進(中路第五進約於1890年加建而成)，設有兩條青雲巷，屬於清代中後期廣州流行的西關大屋風格，彙集了民居與祭祀功能。東西兩側為臥室、偏廳、客廳、廚房等，中路為廳堂，由前至後依次為頭門、二門、祠堂、老太太廳、神廳。潘氏家廟則

位於中路的中間位置，為大院內最早的建築。潘氏家廟與潘家祠同為目前遺存的與“廣州十三行”有關聯的珍貴歷史建築，亦為中西建築交流的實物見證之一。承蒙廣州民俗專家崔志文先生告知，家廟的規格比普通祠堂高，要經官方批准才可以建造。潘氏家廟的規格之高從其室內的木雕（圖3）及封簷板之精美可見一斑。又據廣州大學古建築研究所所長湯國華先生惠告，潘氏大院保留了傳統的清代西關大屋風格，但亦融會了西式的建築元素：東邊廂房安裝了“改進版”西方天花吊頂；第五進的二樓，安裝了極具西洋風味的木製百葉窗。潘氏大院充分體現了中西合璧的建築特點。

3. 聽帆樓

據《宣統番禺縣續誌·人物誌二》記載，行商潘正煒“生平喜收藏法書名畫，建聽帆樓以儲之”²⁰。潘正煒為當時著名的收藏家，在其書齋聽帆樓（圖4）庋藏大量的書畫名作、金石、古印等。聽帆樓吸引了各方文人墨客紛至沓來，成為當時文化界精英彙集的重要文化交流場所。聽帆樓兼具文化內涵與建築藝術之美，可惜現已不存，無法詳細考證其建築藝術特色，只能從古人的記載及中外畫家有關聽帆樓的畫作中領略一二。



圖3·潘氏家廟精美的《木雕樑架》，潘劍芬攝影

文藝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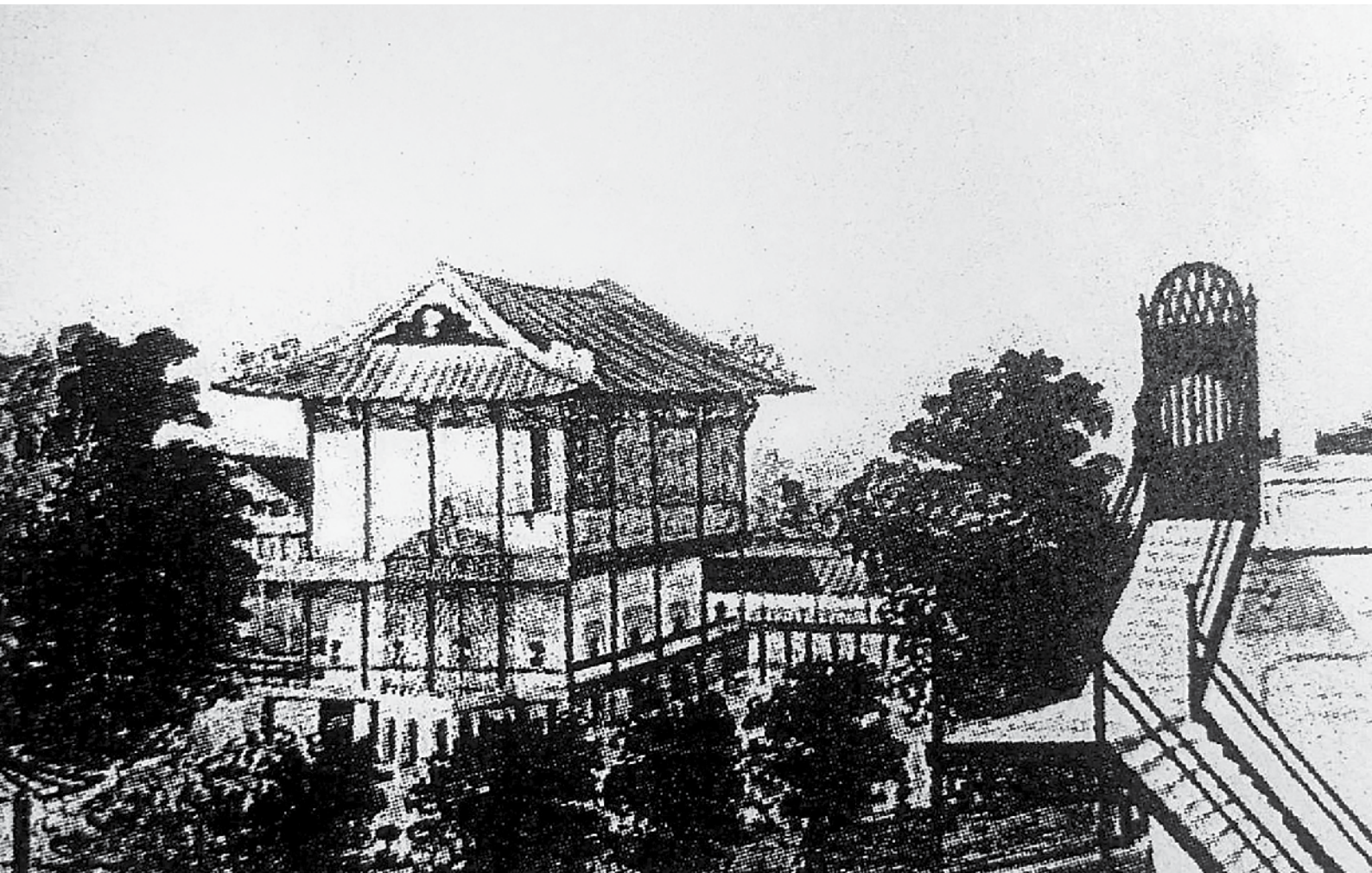


圖4·《聽帆樓》，水彩畫，George R. West 繪於1844年，美國國會山圖書館藏

據潘正煒的女婿陳春榮記載：“聽帆樓，在河南潘園秋紅池館上，潘季彤²¹觀察所築。樓下藕塘花架，月榭風廊，曲折重疊。樓上俯鵝潭，往來帆影，近移樹杪。觀察讀畫摹帖於此，一樂也。”²² 過訪潘氏家園的名儒黃培芳亦有詩曰：“淡蕩春風訪釣幾，踏春晴暖試春衣。桃花兩岸清溪碧，一舸斜陽送客歸。落英芳草似桃源，春水乘潮綠到門，打槳環珠橋畔過，莫愁居處半成村。”²³ 聽帆樓及其周邊的美景由此可見一斑。

聽帆樓建築精緻，周邊風光秀麗，吸引了眾多西洋人慕名前來參觀。它被中外畫家視作建築藝術精

品，將其囊入畫中。例如有相傳為外銷畫家關聯昌畫的水粉畫《秋江池館聽帆樓》、佚名畫家作的水粉畫《秋江池館聽帆樓》，以及貝萊爾（Walbord T. Bellaire）於1846年前後的鉛筆素描《聽帆樓》等等。現美國國會圖書館還藏有韋斯特（George R. West）於1844年以《聽帆樓》為題材的水粉畫。從畫作可見，聽帆樓為兩層建築，與當地老人回憶聽帆樓為兩層建築的說法相符。²⁴ 它位於珠江邊，樓下有通道與橋樑相連接。西洋畫家及本土的外銷畫家把聽帆樓作為繪畫題材，畫作在國外廣為傳播，使聽帆樓成為了聞名遐邇的中國建築。²⁵

4. 橋樑建築藝術

潘振承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廣州府城外的河南（今廣州市海珠區）置地，建祠開基，並捐資修建漱珠橋、環珠橋、躍龍橋。²⁶他捐資建橋的初衷，主要是為便於鄉里出行。讓人始料未及的是，漱珠橋、環珠橋一帶繁華熱鬧、風景優美，竟成了中外畫家、攝影家所垂青的景物。例如，Fan Kwae Pictures一書收錄有中國佚名畫家採用西方油畫技法所繪的《運河上的環珠橋》；另有外國藝術家蒂勒南（W. G. Tilesius von Tilenau）所繪《運河上的漱珠橋》被製作成版畫，1813年在俄國聖彼得堡發表。²⁷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 1774-1852）於1830年所繪鉛筆畫“Bridge at Honam”（河南橋）。據橋拱及周邊建築特徵可斷定此橋為環珠橋，該畫作現藏於香港歷史博物館。西洋畫家巴普蒂斯塔（Marciano Baptista）於1863年繪有被命名為“Honam Bridge over the Creek”（跨越小河的河南橋）的水彩畫²⁸，據畫面特徵可斷定為漱珠橋。清代攝影家賴阿芳亦拍下了多張漱珠橋美景。²⁹上述畫家當中，喬治·錢納利最為著名，他以風景畫、水彩畫和速寫著稱，被視為19世紀在華最有影響力的西方畫家之一。這些藝術家以橋樑入畫，橋樑建築藝術隨著繪畫、攝影藝術走出了國門，在西方廣為流傳。

四、把戲劇介紹給洋人

潘氏家園設有戲臺，自置劇團，很大程度上是因潘有為、潘有度孝順其母周氏，“嘗蓄梨園菊部演劇為壽母娛”³⁰。直至潘正燾接管家族商行，潘氏家園仍保留有私家戲臺。行商的家園，不僅是族人私人生活的空間，也是主人社會交往的空間。由於潘氏行商經常與西方商人打交道，在家中宴請西人，因此潘氏家園就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中國的戲劇也就順其自然地流傳到了西方。

19世紀30年代初，潘正燾在家宴請西洋朋友，宴席結束後即演戲以助餘興。美國人亨特

（William C. Hunter）在其著作《舊中國雜記》描述了當時中國的戲臺：“戲在一個開放的戲臺裡演出，戲臺對面是客人聚集的樓閣，離開有二三百英尺的距離。這兩者之間的空間是一個長滿大片荷葉的荷池，荷池上有低低的石橋跨過，橋上刻著花鳥和古裝人物……戲臺可有二十英尺深，由一道漂亮的雕花隔板與後臺的化裝室隔開，而樂師們的位置則安排在隔板前邊。”³¹

當天在潘氏家園演出的是中國人最喜歡的戲——《補缸》³²。亨特評價說，戲劇“那種絕妙的詼諧和身段手法，真是妙不可言”³³。戲劇主要內容如下：走街串巷幫人補破瓷器的“窮人”牛周，路過王姓貴族人家門口，性格潑辣的王小姐故意刁難他。經討價還價，王小姐拿出一個破罇子讓他修補。正當牛周用極不嫺熟的動作嘗試修補破罇，精心打扮之後的王小姐驚豔地出現在他面前，牛周被面前的俏女郎吸引，目瞪口呆地失手把罇子摔到了地上。王小姐生氣地讓他賠錢，他竟然厚著臉皮表白“願一生給你補破罇”。最後牛周脫去假鬚和草帽，露出美少年的真面目。結局竟然是兩人成就了一段好姻緣。

故事其實很通俗平淡，但是亨特認為：“這戲的演出極妙，難以模擬；滑稽動作不斷引起哄堂大笑……補缸人的怪誕舉止、動作和姿態，既很平易，又極自然，給人一種絕妙的從容自若的感覺。結局很隱蔽，一直都絲毫不露端倪，直到最後幾句話之前，一點都無從預料。”亨特覺得，中國的戲臺很簡單，沒有落幕或更換佈景，很多東西純粹要靠觀眾想像。例如表演“上馬”，騎馬上就把右腿跨過想像中的馬背，抓著想像中的韁繩，用鞭子抽打那想像中的坐騎的臀部……亨特覺得這些表現力極強的默劇動作是非常搞笑的。他欣賞完該戲劇之後，專門撰文投稿給西方傳教士裨治文主辦的《中國叢報》，介紹了中國的戲劇，提到的劇本有1731年的《趙氏孤兒》、1761年的《好逑傳》等。從亨特文中可獲知，雷穆薩（Remusat）、德庇時（Davis）與朱利安（Julien）已把中國幾部著名的戲劇翻譯成英文，諸如元代雜劇《老生兒》、

文藝研究

《漢宮秋》、《灰闌記》等。但他認為有必要把《補缸》介紹給歐洲民眾。據他所知，這些滑稽性質的作品“至今還沒有一個樣品介紹給歐洲的公眾”。³⁴ 亨特的看法得到了西方傳教士的認同，戲劇《補缸》的劇本被全文翻譯為英文並刊錄於《中國叢報》。

中國戲劇介紹到歐洲之後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例如，亨特提到的《趙氏孤兒》是最早傳到歐洲的戲劇。它講述了春秋時期晉貴族趙氏被奸臣屠岸賈陷害而慘遭滅門，倖存下來的趙氏孤兒趙武長大後為家族復仇的故事。該戲劇被譯成法文，法國伏爾泰由之取材寫了一部《中國孤兒》；德國詩人歌德也將它改編為《埃爾佩諾》。《好迷傳》亦被譯為多國文字，在歐洲深受歡迎。歷史劇帶有經典、感人或沉重的劇情，在潘氏家園上演的《補缸》有別於上述取材於史的歷史劇。這部戲劇流傳到西方後有何重大影響還有待考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補缸》的戲劇語言非常平民化，貼近生活，表演動作滑稽，深受中外群眾喜愛。亨特之所以把它介紹到歐洲，正是因當時的歐洲從沒有接觸過這種以中國傳統樂器琵琶、三弦、吹管和二胡組成的管弦樂隊伴奏的“說唱滑稽劇”。這種帶滑稽動作的戲劇，無論其主題是喜劇還是悲劇，外國人都會覺得好笑。³⁵ 筆者認為，在潘氏家園上演的《補缸》是現代滑稽戲的近親，在潘氏家園表演的劇團，為現今各地流行的滑稽劇團的雛形。

章文欽教授查閱多種元明清劇集或劇碼，未見有《補缸》劇本，疑為當時班本中的獨幕劇，今已佚傳。這個曾在豪華的潘氏家園演出過的戲劇故事，在中文文獻已無法查閱到，卻通過西方人的著作再次呈現在我們面前。中西藝術文化的交流，正是在相互促進、相互影響中循環往復地前進。RC

註釋：

- 1 楊繼波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76。
- 2 第一代行商為潘振承，第二代為其四子潘有度，第三代為潘有度四子潘正煒。
- 3 吳伯姪：《德天賜案初探》，載張捷夫主編：《清史論叢》，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年。
- 4 由於潘振承創辦的商行名為“同文行”，因而他也被稱為“潘同文”。
- 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297。亦見楊繼波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一），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96。
-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4冊，頁357。
-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4冊，頁354。
- 8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潘廷章與賀清泰合繪的《廓爾喀貢馬象圖卷》，潘廷章繪兩匹馬，賀清泰繪兩隻大象。該畫作為目前所見潘廷章的唯一真跡。
- 9 艾啟蒙（1708-1780），生於波西米亞，耶穌會傳教士，乾隆十年（1745）來中國，從郎世寧學畫，工人物、走獸，1780年辭世。傳作霖（Felixda Rocha, 1713-1781），葡萄牙人，耶穌會傳教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在清朝的天文曆法研究機構欽天監擔任西洋監正，1781年辭世。
- 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1冊，頁341-343。
- 11 乾隆皇帝在圓明園設內廷作坊“如意館”，管轄若干名優秀的畫家及工匠，冬季則由圓明園遷回紫禁城“啟祥宮”。
- 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2冊，頁833。
- 13 郎世寧（1688-1766年），意大利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來華，隨即入宮，歷康、雍、乾三朝。曾參加圓明園西洋樓的設計工作，在清廷繪畫達50餘年。
- 14 潘剛兒等著：《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83-84。
- 15 參見向達：《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16 參見潘剛兒等著：《廣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

- 行》，頁83-84；馬建春、謝婷：《乾隆中法合制〈平定准噶爾回部得勝圖〉相關問題之探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頁47；冷東：《廣州十三行與中西繪畫藝術交流》，《廣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頁115-116。
- 17 參見馬建春、謝婷：《乾隆中法合制〈平定准噶爾回部得勝圖〉相關問題之探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頁47-48。
 - 18 潘振承致富後，於“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1776）丙申，在廣州府城外對海地名河南烏龍崗下運糧河之西置餘地一段，界至海邊，背山面水，建祠開基”。潘振承以“龍溪鄉”命名此地，以示不忘故鄉。見潘祖堯主編：《河陽世系潘氏族譜》（含民國庚申年廣州市同安街大同印本），1994年，頁65。
 - 19 李香斯基：《涅瓦號環球遊歷記，1803-1806年》，莫斯科，1947年俄文版，頁255，轉引自蔡鴻生：《清代廣州行商的西洋觀——潘有度〈西洋雜詠〉評說》，《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 20 [清]梁鼎芬修，[清]丁仁長、吳道鎔等纂：《宣統番禺縣續誌》卷十九，上海書店出版社據民國二十年（1931）重印本影印，2003年，頁247。
 - 21 “季彤”為潘正煒的別名。
 - 22 陳春榮：《香夢春寒館詩鈔》四，轉引自黃任恒編纂、羅國雄等點註：《番禺河南小誌》，頁104。
 - 23 黃培芳：《嶺海樓詩鈔》卷四，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 24 莫伯治：《莫伯治文集》，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03年，頁338。
 - 25 莫伯治：《莫伯治文集》，頁338。
 - 26 潘祖堯主編：《河陽世系潘氏族譜》（含民國庚申年廣州市同安街大同印本），1994年，頁65。
 - 27 莫伯治：《莫伯治文集》，頁335。
 - 28 此畫作由時任廣州博物館館長程存潔提供給廣州日報記者。照片刊登於2008年11月17日的《廣州日報》。
 - 29 約拍於19世紀六七十年代，照片刊登於2008年11月2日的《廣州日報》。
 - 30 [清]潘有為：《南雪巢詩鈔》，潘儀增編，潘飛聲校：《番禺潘氏詩略》第一冊，頁1。
 - 31 [美]威廉·亨特著，馮樹鐵、沈正邦譯，章文欽、駱幼玲校：《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312。
 - 32 [美]威廉·亨特著，馮樹鐵、沈正邦譯，章文欽、駱幼玲校：《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頁314。
 - 33 [美]威廉·亨特著，馮樹鐵、沈正邦譯，章文欽、駱幼玲校：《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頁313。
 - 34 [美]威廉·亨特著，馮樹鐵、沈正邦譯，章文欽、駱幼玲校：《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頁313-320。
 - 35 [美]威廉·亨特著，馮樹鐵、沈正邦譯，章文欽、駱幼玲校：《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頁314、320。

